



劍魂群魔

〔香港〕 陈青云 著

上

河北人民出版社

劍蕩群魔

上

〔香港〕 陈青云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别具风格的新派武侠小说。写的是天蝎教教主仇湄娘及仇贞等利用色相引诱招纳了一批武林高手，这些高手因争风吃醋引起天蝎教的内讧，致使天蝎教一蹶不振。

几年后，仇湄娘、仇贞等依然用十二花姬招降了诸多武林豪杰，许多高手又拜在她们石榴裙下。仇湄娘野心勃勃，大有独霸武林之势，天蝎教所到之处，恐怖残杀也随之而至，许多武林门派被灭，许多武林宿将被杀、被擒，为了阻止这场武林浩劫，本书的主人公云霄持剑出山，与美丽绝伦的湄娘展开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剑 荡 群 魔

陈青云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25 印张 540,000 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0

定价：7.00元

ISBN 7-202-00206 -X/ I·40

第 一 回

暮春三月，江南，已将是春意阑珊了。

但那八百里秦川，仍然春意正浓。

牡丹正值盛开，璀璨如锦。

芍药争辉斗艳，益增繁华。

更有那护城河边杨柳飞絮，飘飘滚滚，漫天遮地，一片雪白。

浓郁的春光，把个三秦古都，点缀得粉装玉琢，万紫千红。

芳春佳日，莺歌燕舞，是长安的好天气，而且也是长安热闹的日子，城郊的名胜区，游人不绝。

花明柳暗，大地平添了满眼生机，人类物类也都充满着喜气。

长安西北斗城镇，是个有名的地方，汉初长安的故城，秦始皇的阿房宫，就建在这里。

是清明时节，“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是扫墓时哀感的名言。

就在阿房宫的废墟上，挤满了踏青的人群，吊古怀往。

蔚蓝的天幕下，纸鸢风筝随风舞扬，形形色色，是为壮观。

倏的一声惨噪，划过长空，叫声凄厉难闻，游春的人们，由不得全都昂首举目，打量究竟。

惨嗥声越来越近，中间还夹杂着呼喝叱咤的声音。

暮然间，就见从普仙寺方向，跑过来一个满身血污的大汉，手中提着一柄单刀，身后紧追着七八个人，直向这废墟上跑来。

那后追之人，想是怕那汉子冲入人丛中，再打算除之就非易事了，于地立下毒手。

追在最前的一人，乃是个三清道侣，先行发难，扬手打出一蓬银芒，全中在那满身血污提刀大汉的背上。

那大汉虽中暗器，仍是拼力急跑，后面追人中一个和尚，扬手又出一道寒光，中在那大汉的腿上，他身形一摇晃，栽倒在地。

就这当儿，身后的五六个人已然追上，雄浑的掌力齐出，直似排山倒海一般，将那大汉的一个身子，震飞起七八尺高，砰然一声，摔倒地上，口中鲜血直喷出来。

踏青的人群，一见出了命案，只恨爹娘少生两只腿，一哄而散。

满空中飘扬的纸鸢风筝，也没了主儿，全断了线，任由春风吹起，飘呀，飘呀！飞落向远远的地方……。

这是十年前的旧事，如今又是清明届临，阿房宫的废墟上，依然是人群拥挤。

但，那已不是踏青游春的人了，空中也没有了纸鸢风筝，绕着阿房宫废墟一周，三步一卡，五步一哨，警戒森严，充满着恐怖气氛。

陡然间，乐声扬起，由远而近。

乐声悲凄无比，听得人心弦震动。

随着那乐声的节奏，就见从入口处，进来了八个素衣少女，手上白烛闪灼，金炉中烟雾缭绕，缓步而来。

凄凉的乐声，越来越近，也更显得哀伤。

紧随那八个素衣少女身后，是四个身穿素衣的壮汉，排成一个方阵，抬着一个木案，案上白绫掩盖，不知放着何物。

再后面，是由二十四个童子所组成的乐队，他们似训练有素，吹奏起来，不亚于极善音律的高手。

想是他们心中，都有着无比的悲苦，所以才吹出人间最悲哀的乐声。

这一队庄严、肃穆、充满着诡奇、幽伤的行列，径直走向场中。

熙攘的人群，似乎受到乐声的感染，刹时间，鸦雀无声，而且齐向两侧倒退，让出一条路来。

诡奇、幽伤的队伍，缓缓行到场地中间一堆黄土处，按照八方而立，一个个垂首闭目，神聚精凝，自有一番肃穆气氛。

那抬着木案的四个壮汉，迅快的把木案放下摆正，持烛、捧炉的少女，各自移动娇躯，将烛、炉奉供在木案前面。

“行礼！”一响高声吆喝，如裂金石。

顿时间，整个阿房宫的废墟上，黑鸦鸦的跪了一片，神态虔诚，恭敬异常。

就在这时，乐声倏住，只听“咚咚咚”，玉磬响了三声，断垣后面，又缓步出来了一群人物，双臂抱于胸前，俯首低眉，神态严肃，但都是一律青色长袍，白带束腰。

走在前面的四条汉子，年龄都在四十上下，长的虎背熊腰，身粗体壮，一望面知，都有极好的武功造诣。

他们缓步直趋那木案前面，朝地上一跪，朗声道：“天鹄门

下弟子，恭请宗主上祭……。”

就在这一喊声未了，突听“啪”的一响，一团雾从地面疾升。

那烟雾白而浓，风吹不散，刹那间，就将这一片广场罩住。

“咚咚咚！”玉磬又响了三声。

烟雾迷蒙中，陡见木案前现出一位白衣怪人，浑身都裹在烟雾中，宛如遍体云霞，日飞升。

那怪人在木案前面，跪了下去，拜了三拜。

拜伏在阿房宫废墟上的人群，谁都想一睹这位天蝎门中宗主的庐山真面目，禁不住齐齐抬起头来，全场鸦雀无声，紧盯在那白衣怪人身上。

无奈，浓烟缭绕，视线不清，只能看到人影闪动。

那怪人拜罢起身，目光四下环扫了一眼，清冷地道：“天蝎教第十代宗主，为替本教护坛祖师，溅雪血仇，并追回失去重宝玉钵，特破例开坛，广收门徒，并缉捕九大门派中人，解来阿房宫，于明年清明之日，举行血祭。”

“谨尊宗主法谕，万死不辞！”

人群中，爆出一响震天价的喊声。

就在这喊嚷声中，那白衣怪人满意地哈哈一笑，说了一声：“那么就先向诸位道辛苦了！”

话音未落，陡见她那似幻的身躯，竟随烟雾腾空，长袖飞舞，衣袂飘飘，直如腾云驾雾一般，姿态好看煞人。

转眼之间就失去了踪影。

别瞧在场的那么多人，每一个都是在江湖上亮得出字号的人物，几曾见过这等功夫，打心底深处，就佩服得五体投地。

乐声又起，这一番曲调陡变，一反方才凄凉悲伤之音，转

为慷慨激昂，使人听之，由不得热血沸腾。

曲奏一阙，嘎然而住，一人高声喊道：“祭灵已毕，请诸位各归汛地。”

话落乐声再起，那一支诡奇的队伍，又缓缓出场而去，同时，人群也慢慢的分散了。

在这时，有一辆篷车，顺着去长安的大道，扬尘飞驰。

阿房宫的废墟上，又回复到往常的荒凉、死寂。

人已散去，日已衔西，寒鸦归窠，不觉又是暮霭苍茫了。

忽然，断垣处转出一个丰神如玉的少年，青绸长衫，粉底薄履，文雅中透着清逸。

他巡视了一周，才停下身来，望着一处土丘后面，喊道：“师伯！你总该出来了吧！”

土丘后面，毫无声息，反而在他左侧荒草丛中，“哗哗”一响，冒出一个衣裳褴褛的老人。

此人有些疯癫，身着浅灰破衣，足登草履，腰中横扣一道淡黄丝带，满身油泥，一头蓬松乱发，往起一长身，“呜”的一声怪叫，就扑向了那青衣少年。

青衣少年还真被吓了一跳，闪身躲开，清叱道：“哎呀！我的师伯怎么总是这么疯疯癫癫的。”

那老人哈哈笑道：“好娃儿，连师伯你都敢褒贬，看我找你师父理论去。”

青衣少年道：“找我师父也不怕，谁让你吓人吗？”

那老人笑道：“凭你这点胆量，也出来闯江湖，我真不知道你师父存的是什么心。”

青衣少年道：“我并不是害怕，什么时候地方，这样闹法，一个不巧误伤了怎好。”

那老人哈哈笑道：“小鬼头，凭你师父传你那点玩艺，对付别人还可以，怎能伤得了我。”

青衣少年笑道：“是啊！谁不知巧手方朔在江湖上是难惹的人物……”

那老人一瞪眼叱道：“小鬼头，你倒和师伯耍起贫嘴来了，小心着我收拾你。”

青衣少年吃吃一阵笑，连忙一躬到地，道：“师伯！我这给你赔礼了，琳儿年轻，说溜，你老人家别生气，以后我就是看到也不说了。”

老人笑道：“瞧！说着说着又来了，你看到老夫什么了？”

“偷人家的东西呀！……”

青衣少年话没说完，已然笑不可仰，但却怕那老人抓住了他，顿脚就向后倒纵。

身形落处，不偏不斜，却落在一人身上，就觉着脚尖点处，软绵绵的，这回却真的吓了一跳，惊叫一声，提身前纵。

那被踩着的人，也“啊呀”叫了一声，揉着惺忪的眼，一付憨厚的神态，坐起身来，喃喃地道：“这是怎么闹的，睡觉也犯天忌。”

那老人哈哈笑道：“懒虫儿，你也该醒醒了。”

青衣少年气得板起了脸，冷冷地道：“杨师兄就是这样，不论什么时候，都是这一副无赖相，真气人！”

那人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好一副品貌，玉面朗目，剑眉隆准，真个是气宇轩昂。

身着儒冠儒服，站在那里仿如玉树临风，只是有点不修边幅，儒服已是破旧了，儒冠也歪向一边。

他站起身来，既不正冠，也不理衣，望着眼前的两人，笑

道：“师……”

那青衣少年倏的一瞪眼，他连忙改口道：“师弟！你方才那一脚，踩得可真不轻。”

青衣少年道：“我恨不得踏死你！”

那儒生微微一笑道：“那样倒称了我的心意，但怕你会伤心，我猜你一定会哭一场的。”

青衣少年冷嗤了一声，道：“我可没有那么多泪。”

就在两人正然斗嘴，突闻远远传来了两声惨叫，不禁一怔，那老人轻声道：“有人来了！”

那儒生侧耳听去，忽然闻得马蹄声“得得”响，他顺手一拉身旁的青衣少年，纵身跳上一棵大柏树上。

果见一匹健马，由东南方疾奔而来，马上一个玄色劲装的人，横爬在马鞍上。

青衣少年道：“师兄，看到没有，那马背上的人有点奇怪。”

儒生应了一声，道：“咱们过去瞧瞧……”

话音未落，纵身一跃，当先扑了过去。

那老人同着青衣少年，也联袂面起，紧紧随在那儒生身后。

那马乍见有人扑来，昂首嘶嘶一声长鸣，拨蹄方待飞奔，儒生身形已到，一式“金龙探爪”，已抓住了马鬃，跟着又用劲一揪马身，马连挣扎都不能了。

那老人身形闪在马侧，托起马上人下颚一瞧。

只见那人耳鼻间，汩汩流出血来，早已气绝而死，颈间坠下一块白布，用鲜血写着：“偷窥本派私密者，死！”

青衣少年冷哼了一声，道：“好大的口气啊，阎罗王又不是他们家的人，可以随便制人于死……”

他话未说完，忽然想起方才那几声惨叫，不禁由心底泛起了一股寒意。

那儒生问道：“师叔，马上人怎么样了？”

老人叹了一口气道：“身上余温犹存，显是死不久。”儒生闻言，松手放了那马，任由它急驰而去，缓缓地道：“此非善地，我们还是早些离开吧！”

他一语未了，又是几声惨嗥传来，三个人全禁不住毛发直竖。

夜幕已经罩了下来，当年覆压三百余里，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缓回，檐牙高啄，隔离天日的阿房宫，如今是残垣断壁，芳草凄迷，尤其在夜幕掩罩下，显得鬼气森森。

“呜！”一声夜鸟高鸣，更使人不寒而栗。

那青衣少年，正然朝前走，忽的抹头后纵，一下扑到那儒生怀中，战惴地道：“师……师兄，你……你看……”

那儒生注目看去，见一处残垣下，倒卧着几个人，一个个都是死状甚惨，血已凝结了，使人见之不寒而栗。

惨叫声，仍然若断若续的传来。

夜鸟的鸣声，也还一声高，一声低，随风送至。

这片废墟本就够荒凉的了，这么一来更显得阴森恐怖。

那儒生倏的义愤填胸，冷哼了一声，看着那老人道：“师伯，咱们得去救救那些人……”

老人瞪起眼打量了那儒生一阵，陡的哈哈笑道：“平儿！你这一种气度，老偷儿我可是第一次见到，难怪所有的人都看不起你，唯有你师父独对你嘉许，我今天才从你眼中看了出来。”

那儒生微微一笑，道：“我不计较那些，也不在乎，走吧！救人要紧。”

他话声未出口，人就向前奔去。

那老人顺手一拉那青衣少年，跟着他放腿疾奔而去。

这三个人的脚程，宛如奔马，转眼间，已绕行了半匝。

忽然间，黑影一闪，那儒生还没有看清楚，突觉头间一紧，人已离地而起。

原是一条索绳，飞了过来，正套在那儒生的头上。

青衣少年蓦地怒叱一声，纵身飞起，但见寒芒一闪，唰的一声，索绳应手而断。

那儒生提气一个大翻身，双脚落在实地。

老人笑道：“琳儿好剑法呀，出手真够快的。”

青衣少年道：“师伯就喜欢笑人家。”

老人道：“好娃儿，这说你好也不成吗？”

那儒生笑道：“其实那一根绳子也难不住我。”

青衣少年道：“那么说来，我是多此一举了。”

儒生闻言一张手，笑道：“你看，他那绳子早被我捏断了，你那一剑，反而害我翻了一个跟头。”

青衣少年一见那半截绳子，气得玉面变色，怒叱道：“你这个无赖，就算我多事好不好？”

儒生笑道：“师妹！我和你闹着玩的，别生气，叻，愚兄给你陪礼了，要不是你那一剑我就许真的被人捆起来了。”

原来那青衣少年，乃是女扮男装，名叫施琳，是嵩岳少室后山白莲庵慧清老尼的徒弟。

那落拓儒生名叫杨海平，是太室中天池“醉司命”顾天爵的徒弟。

褴褛老人是顾天爵的师弟，名叫“巧手方朔”韩翊，他还有个二师兄，名叫“圣手摩什”雷天化，慧清老尼乃是雷天化的胞

妹，所以他们这老少三人，渊源自非异常。

施琳一见杨海平这份愁相，气仍未消，娇叱道：“你少理我，是我多事的，谁要你陪礼了？”

老偷儿韩翊笑道：“别闹了，贼羔子的鬼蜮伎俩决不止此，要多小心一点。”

杨海平闻言，转身打量了一周，四无人踪，只有丈余外一棵大树。

韩翊望了那大树一眼，低声说道：“树上有人……”

他话没说完，施琳蓦的插口道：“我上去瞧瞧！”

声出人已纵起，直扑那棵大树。

杨海平见状，知道小姑娘是赌气历险，伸手没有拦住，就喊出了一声：“师妹小心了！”

人却暗蓄功力戒备，凝神注视着那大树，只要发觉有异，立时将全力施救。

就见施琳人到树前，左手一伸，抓住一条软枝，右手长剑护住前胸，一个跟斗，翻上了大树。

那知事情出人意外，施琳在大树上转了一周，飞身而下道：“怪事，大树上那有人踪，韩师伯最喜欢大惊小怪了！”

韩翊闻言，呆了一呆，笑骂道：“放屁！师伯这两只眼还没有瞎！”

他一言未已，只听一个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偷窥本派秘密者，挖眼割舌，眼前就给你报应！”

三人闻声大吃一惊，注目看去，就见两丈外另一棵大树之下，站着一人，全身雪白，不但衣服鞋袜无一不白，头上还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白布蒙面，似有一股冷气，迫人而来。

双方目光相袭，三个人不禁打了一个冷颤。

施琳自幼受师父宠爱，一般人也都知悉慧清老尼有个护短的毛病，所以全都让她几分，这么一来，就养成了她的骄纵，惯於使个小性儿。

她这时心中正自气恼，一顺手中长剑，道：“我去会他一会。”

说着顿足纵身而上，扑向了那白衣人，娇喝道：“朋友，危言耸听，算得什么能耐，请亮兵刃吧！”那白衣人冷冷地道：“我赤手空拳，也一样够你受的”。

“好！那你就小心了。”

施琳声方出口，长剑一挥，寒芒电旋，罩向那白衣人。

那白衣人突然横移两步，避开了施琳一剑，跟着右掌抡出，朝着施琳拍出来一掌。

施琳只觉对方拍来的一掌，如同挟着冰雪而下，掌势未到，阴寒之气已山涌而至。

小姑娘见状，心头惊骇不已，知道对方练的是一种阴寒毒功，那敢大意，便立即闭住呼吸，手中长剑反撩而上，横着削去。

那白衣人却也知道施琳手中长剑厉害，掌力拍出，立时收了回去，跟着左掌又已攻出，五指箕张，挟着一股冷风点向小姑娘的面门。

施琳被他这怪异的攻势，迫得向后连退了五六步之多。

杨海平知道小师妹的脾性，最是刚烈，动起手来，如不知底细妄自上前助阵，她不但不领情，甚至就会和你翻了脸，所以心中干自着急，也不便上前助手。

转眼间，双方走了有二十几个照面，施琳又后退了五尺。

这一来，小姑娘不禁又羞又恼，自己手中有了锋利的长

剑，竟无法胜得人家赤手空拳，暗中一咬牙，不退即进。

但见她长剑流转，越来越快，片刻间化成一团寒光，卷袭而上。

任是这样，她已觉着全身寒意，越来越浓，但她一股强烈求胜的心念，驱使着她强提真气，逼住寒气，不使闪侵，长剑尽展所学，着着迫攻。

又斗了二十余合，情形更是不利了，她深感身上越来越冷，双手双腿，运用似已渐失灵活，不禁心中大惊，暗忖：“如若不能在十招之内胜得对方，不但受人讥笑，且恐要血溅阿房宫。”

心念电转，好胜之心又陡涌起，情急中，长剑招演“流星超月”，一道银虹暴长。但闻一声凄厉的长啸，血雨飞洒，那白衣怪人宛如一阵狂风般飞奔而去。

荒凉的草地上，坠落下一支枯瘦、留有长指甲和被齐腕削断的人手。

施琳似力已用竭，双手拄剑而立，浑身都在颤抖，抖个不停。

杨海平急步跑了过来，用手扶住了她，柔声问道：“师妹！你怎么啦？”

施琳仍是强振精神，道：“没什么，只是有些冷！”

这时“巧手方朔”韩翊也跑了过来，大惊失色开言道：“你是中了贼羔子的玄冰掌了！”

杨海平道：“你留下了他的一支手……。”

施琳微微一笑，娇躯一晃，人已倒在了杨海平的怀中。

杨海平急叫道：“师妹！师妹！你振作一点，待我助你一臂之力，快些运气调息”。

施琳斜瞟了他一眼，就地坐下，杨海平伸手抵着她的后背，运集功力，逼出一股热流传播过去。

眨眼间已觉出杨海平掌心内的热力，传入体内，赶忙镇定心神，运气和热力相和。约有一盏热茶的工夫，寒气已然被排出体外，施琳突然一挺身，脱开了杨海平的掌心道：“谢谢师兄了。”

杨海平微微一笑，道：“好些了么？”

施琳娇羞地一点头，道：“好多了……。”

“巧手方朔”韩翊笑道：“咱们可得快走，迟了也许真的留在这里。”

说着当先起行，杨施二人随后紧跟，各自展开身形，风一般直向阿房宫外飞奔而去。

杨海平、施琳紧跟“巧手方朔”韩翊身后，一路急奔，惊悸之中，也不辨路之远近，跑了足有两个来时辰，估量着少说也出去三五十里路程了，停下脚步周遭一打量。

哪知，事情大出意外，跑了这么老半天，仍未离开阿房宫。

这么一来，三人不禁大惊，很明显，是中了埋伏，进了迷阵啦！韩翊怪叫了一声道：“怪呀！老偷儿今天碰到打墙了……！”

施琳嘟起着小嘴，气呼呼地道：“师伯一定老糊涂了，怎么跑着不看路呢！”

老偷儿韩翊叫起撞天屈来道：“我的小姑娘奶奶，你看清楚没有，咱们这是入了人家的迷阵了，就是让你师父那老尼姑来，只怕也不比我老偷头儿高到那里去。”

他着急的这么一喊姑奶奶，逗得小姑娘噗哧一声笑了，

道：“师伯，你在江湖上混出个巧手方朔，又是出了名的高智，可看出来咱们陷入了甚么阵呐？”

韩翊道：“我这个小名气，在江湖上算不上人物，大不了一个偷儿……！”

杨海平从语气中，听出韩翊生了气，望道：“师叔！你大人有大量，怎么和我们小辈生气呢？得啦！请看我的小小面子吧！”

“哈哈”，韩翊怪笑了一声，道，“小子，你自认还满不错吗，你那点面子有多大，看你的，谁看我的呢？”

施琳笑道：“好师伯，侄女儿可不就看着你的吗！你老人家好意思生我的气？”

“巧手方朔”韩翊还就吃这一套，闻言哈哈笑道：“难怪那老尼姑喜欢你，小嘴是甜，好！就看我的吧！”

他一言未了，突然间金鼓齐鸣，跟着乐声大起，刹时之间，四方八面都现出盏盏红灯，微光闪烁，视界立现迷蒙。

本来像他们武功已有造诣的人，黑夜之间，视线是不受影响的，扎根基之初，练的就是夜中视物，虚空生白，最怕黑夜之中光明亮，不但敌暗我明，处于被动，且影响视界迷蒙不清，只能近瞧不能远望，也就无法明察敌人的虚实。

红灯一亮，三人这一惊非同小可，不但是入了迷阵，且还中了埋伏。

韩翊从腰间取出旱烟袋，打火点燃，一边抽着，双眼紧盯着当前的情势。

看了半晌，莞尔笑道：“这是八门金锁阵法，瞒不过老偷儿一对眼睛。”

杨海平道：“师叔！这阵怎么破法？”韩翊笑道：“小子，你